

梁启超《变法通议》中幼学西书 《花士卜》和《士比林卜》小考

李云龙

摘要：梁启超1896年发表了政论《变法通议》，其中的《论幼学》提到了《花士卜》和《士比林卜》两种幼学西书，学界迄今未对二书作过专门研究。二书在清末出现于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学堂。通过书名音译可知，二书属于英语启蒙读物*first book*和*spelling book*。这类书往往综合了识字、写字、词语、阅读、语法等内容。梁启超对西方幼学缺少系统、深入研究，而误认为二书只是简单的识字课本，这正是其“中本西用”学术思想在教科书研究与推介上的体现。

关键词：梁启超；幼学；《花士卜》；《士比林卜》；教科书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5)04-0098-11

梁启超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时，于戊戌变法前夕连续发表了政论《变法通议》，这使他的身份由近代中国维新派领袖、学者，而转变为著名的教育思想宣传家。《变法通议》主要是批评秕政、鼓吹变法，“而救敝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①，教育仍属其核心关切。因此，《变法通议》成为反映19世纪末近代中国教育思想的经典文献。《变法通议》列举了《笔算·数学》等翻译过来的“西人启蒙之书”，其中出现了两个独特的书名，《花士卜》和《士比林卜》：

彼西人《花士卜》《士比林卜》等书，取眼前事物至粗极浅者，既缀以说，复系以图，其繁笨不诚可笑乎？然彼中人人识字，实赖此矣。又闻西人于三岁孩童，欲教以字，则为球二十六，分刻字母，俾作玩具。今日，以A、B两球与之；明日，从彼索A球；又明日，而从彼索B球。二十六日，而字母毕记矣。中国文授独体字，亦可效其意也。^②

梁启超曾就当时所译西书编成《西学书目表》。该表之下卷设“无可归类之书”，其中列有《变法通议》中提及的《圣会史记》，但《幼学操身》等五种幼学著作之外，没有《花士卜》《士比林卜》。^③在由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版的《增版东西学书录》“幼

作者简介：李云龙，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质检中心资深主管、编审（北京 100073）；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 典藏版 全40册》第九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1—62页。

② 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 典藏版 全40册》第一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1—52页。

③ 梁启超编撰：《西学书目表（下）》，朝华出版社2018年版，第51—52页。

学第二十六”和“中国人辑著书下”“幼学”中，虽比《西学书目表》多了《蒙学浅说》等很多种，但除杨勋六卷本《英字指南》涉及英文学习外，同样未列《花士卜》《士比林卜》。至顾燮光民国二十三年（1934）《译书经眼录》，幼学书目更为丰富，不过也未见上述二书。

《花士卜》《士比林卜》当是英美人学习启蒙和入门之书。从其与中国学童的识字对比来看，二书是“彼中人识字，实赖此矣”的极为基础的识字课本。以往关于梁启超的研究，都没有对《花士卜》《士比林卜》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即结合梁启超的教育背景与英语对音情形，来探究二书所指何书，它们在西人教育实践中的情况，并讨论隐藏其中的梁启超教育思想底色。

一、梁启超的同门与同乡关于《花士卜》《士比林卜》的记忆

（一）梁启超同学的记忆

在梁启超曾就学的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中，《花士卜》早为同门所用。卢湘父在《万木草堂忆旧》中讲道：“所惜者，时同门方共习西文，延师教授，余亦从学，刚读完《花士卜》，即遭此变，而西文之局遂散。若无此次乱事，则或继续学去，可以稍识西文，不至如今日之熟视无睹矣。”^①从“方共习西文”“稍识西文”可见，《花士卜》是学习英文的入门之书。

（二）梁启超同乡的记忆

这类书在与西方有着更多接触的沿海一带本不少见，李仁荪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入东莞县学堂，他在1947年10月2日东莞《国民报》刊文《东莞县学堂时代的回忆》：“教英文的为梁兰如先生，约四十来岁，据云是美国夏活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毕业生。课室在楼上，这时没有黑板，只凭着一本‘花士卜’，字母逐个逐个的教下去。有时还用一块阔可四英寸平方的大牌子，将大楷字母写在这里，拿在手上叫认字。一时学生们‘ABCD’之声大作，极其悠扬而清脆。所以上英文这一堂，大家都以为很有趣。”^②梁启超于《论幼学》中说：“今沿江、沿海各省，其标名中西学馆、英文书塾以教授者，多至不可胜数。”^③以上所言“中西学馆”“英文书塾”，已显示出其学习西文的定位，只是后来李仁荪所就读的“东莞县学堂”校名虽未强调西学，但读《花士卜》来学英文，仍可与梁启超的说法印证。

二、据粤方言对音而对《花士卜》《士比林卜》所作的推测

二书书名不像当年意译书名，字面上完全无法索解。“花士卜”和“士比林卜”当是英文的汉字音译。它们出现的语境当反映了广东地区英文教育的日常，而说这两个书名的梁启超即广东本地人士，所以，可以认为“花士卜”和“士比林卜”是广东人对英文启蒙读物的称说。这种称说和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并不一样，它是一种适应当地人实际口语交流需要的、用广东话模仿英语发音的地方表达——粤式“洋泾浜”英语。借助清代粤式“洋泾浜”英语资料，可以考察“花士卜”和“士比林卜”中汉字音节所对应、模仿的英语字母或音节。

^① 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选录）》，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8页。

^② 李仁荪：《东莞县学堂时代的回忆》，杨宝霖编：《东莞中学前五十年史料编年（全二册）上册》，东莞中学2002年10月编印，第54—55页。

^③ 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 典藏版 全40册》第一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6页。

（一）“卜”对应的音节

表1 “卜”对应的音节

出 处	汉语	英 文	对 音
《红毛番话》(大英图书馆藏,内田庆市发现,约19世纪30年代) ^①	书	book	卜
	簿	book	卜
	水牛	buffalo	卜乎炉
	狗仔	puppy	卜吡
《红毛通用番话》(大英图书馆藏,成德堂刻本,约19世纪30年代)	部	book	卜
	鞋扣	shoe buckle	酥卜
《英语集全》(唐廷枢,同治元年刻本) ^②	书	book	卜
	书柜	book case	卜溪士
	书架	book stand	卜士丹
《红毛番话》(光绪年间以文堂藏版,19世纪末)	部	book	卜

表1中的几部书都用“卜”来对应英文的book,并译成“书”或“簿”“部”。至于用“卜”来对应buffalo中的bu、puppy中的pu,以及shoe buckle中的buckle,是因为它们在读音上与book相近。粤方言单字存在-k韵尾,以“卜”对音book严格地体现了这一点,而使之对应bu、pu则稍显勉强,所以到后来同治时期的《英语集全》中,这种情况就几乎不见了。

（二）“花士”对应的音节

表2 “花士”对应的音节

出处	汉语	英文	对音
《红毛番话》(大英图书馆藏,内田庆市发现,约19世纪30年代)	先	first	花士
	上货	first chop thing	花时割听
	绑住	make fast	乜吧花时
	父亲	father	花打
	后	last	喇士
《红毛通用番话》(大英图书馆藏,成德堂刻本,约19世纪30年代)	怕	fear	吒
	父	father	花打
	照样	same fashion	吡化士
《英语集全》(唐廷枢,同治元年刻本)	第一	first No.1	花士 又曰稔把温
	上等	first qu.	花士哥

① 内田庆市发现的《红毛番话》,以及成德堂刻本《红毛通用番话》、光绪年间以文堂藏版《红毛番话》的相关信息,参见周振鹤著:《逸言殊语(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唐廷枢著:《英语集全》刻本,同治元年(1862)纬经堂板。

续表

出处	汉语	英文	对音
《英语集全》(唐廷枢, 同治元年刻本)	上货	first chop thing	花时割听
	快、紧、斋戒	fast	花士地
	绑住	make fast	乜吧花时
	莫行咁快	Don't walk so fast.	端镬骚花士
	回绒	fustians	花士肫
	皮草	furs	花士
	且有	furthermore	花打摩
	远	far	花
	尾枕	fashion piece	花纯卑士
《红毛番话》(光绪年间以文堂藏版, 19世纪末)	父	father	花打
	怕	fear	𠵼
	乜样	what fashion	屈化士

从表2中,“花”对译far、“𠵼”对译fear、“花打”对译father来看,“花”是以辅音f打头的开音节。而“花士”对译furs、“化士”和“花纯”对译fashion,则表明其中“士”所对应的语音须至少包含s或sh。与“花士”“花时”完全对应的单词有furs、fast和first三个(见表2),其中,“皮草”义的furs不适于作启蒙读物的名字,但fast和first都没有理由排除。

(三)“士”“比”“林”对应的语音

“士”在清代粤式“洋泾浜”英语中,可以对译s、sh、x、ce、ss等很多音,譬如,光绪年间以文堂藏板《红毛番话》中,“ask 厄士”“chairs 遮士”“chest 遮士”“coarse 哥士”“please 鼻离士”“fish 非士”“cash 加士”“six 昔士”“mace 孖士”“less 爹士”。但当“士”对译词首的语音时,基本都是s或sh(见下页表3)。

只有内田庆市发现的《红毛番话》里出现了对音用字的“比”,从mulberry、breeches来看,“比”专门对应的似乎是辅音b。不过晚清的粤方言中并无全浊声母b,“比”的实际发音是与全浊音[b]音近的清辅音[p],“庇”与“比”在粤方言中声母一样,它也用来对译英语的全浊音[b](见下页表4)。值得注意的是,“比”在“士比林卜”中处于“士”之后,这个位置的“比”对译的可以是清辅音[p],原因是“士”读为[s]的话,那么接在它后面的p则要读成不送气的[p],就像内田庆市发现的《红毛番话》中的“spoil 士啡林”“spoon 士般”“spring water 士并呤 啤咧”“sponge 士宾治”一样,“啡、般、并、宾”都读不送气的[p]。而英语中发送气清辅音[p']的,在《红毛番话》中则倾向使用“毗”字对译。“比”作为译字在唐廷枢同治元年刻本《英语集全》中难以见到,该书中用的是“篇、怕、批、卑、蔽、北、必、舖(铺)、排、袍、破、培、波、布、不、砵、玻、标、鼻、拜、包、巴”等字。

表3 “士”对应的词首语音

出处	汉语	英文	对音
《红毛番话》(大英图书馆藏, 内田庆市发现, 约19世纪30年代)	立	stand	士呷
	睡	sleep	士𪗇
	香	smell	士咩厘
	吞	swallow	士啐刺
	吐	spit	士标
	细	small	士孖刺
	话	speak	士吧
	浓	strong	士当啱
	缩	shrink	士吟吧
	核	stone	士端
	菠菜	spinach	士边尼治
	绳仔	string	士丁呤
	大话	story	士多兀
	发点	spot	士不秩
《红毛番话》(光绪年间以文堂藏版, 19世纪末)	话	speak	士碧忌
	小	small	士孖躑
	袜	stocking	士得件
	烟猪肉	smoked pork	士木堡
	寻龙	sturgeon	士大展

在四部清代粤式“洋泾浜”英语资料中,“林”对译的主要是ll、l和rum、lum、rom、room,当然也有lling(见下页表5)。在时间稍晚的《英语集全》中,早期《红毛番话》中的“淋”被“林”替换了。在成德堂本《红毛通用番话》和以文堂版《红毛番话》中,还出现了记录le音节的“淋”字。需要注意的是,早期《红毛番话》中不成音节的ll和l,虽然都用“林”对译,但是到同治元年唐廷枢的《英语集全》中,“厘”都被替换成了“厘”,他还对用以对比的《广东番话》进行了特别说明。以“林”对译ll、l的例证,显示译者在方言对音上具有很大灵活度,因为至少在唐廷枢看来,它们的发音听着并不那么接近。19世纪后期的人更倾向用“林”对应rum、lum、rom、room、lling等音节,特别是音节中多数都有阳声韵尾。

表4 “比”对应的音节

出处	汉语	英文	对音
《红毛番话》(大英图书馆藏, 内田庆市发现, 约19世纪30年代)	桑子	mulberry	噉比兀
	夹裤	breeches	比列这时
	帮	help	泣吡
	抹	wipe	滑吡
	抄	copy	甲吡
	留	keep	劫吡
	嘈	babble	巴吡兀
	黄梅	apricot	押吡利哥

续表

出处	汉语	英文	对音
《红毛番话》(大英图书馆藏, 内田庆市发现, 约19世纪30年代)	楼下	down bellow	当庇啰
	后头	behind/beside	庇欣/毗西
	请	please	庇喇时
	先时	before	庇科
	本钱	bring cash	庇啉咖时

表5 “林”对应的音节

出处	汉语	英文	对音
《红毛番话》(大英图书馆藏, 内田庆市发现, 约19世纪30年代)	宰	kill	机林
	坏	spoil	士唎林
	煮	boil	唎林
	红柿	plum	泵淋
	房	room	淋
《红毛通用番话》(大英图书馆藏、成德堂刻本, 约19世纪30年代)	卖	sale	些淋
	叫	call	加林
《英语集全》(唐廷枢, 同治元年刻本)	做坏	spoil	士唎厘,《广东番话》士杯林
	扫把	broom	布林
	煮	boil	唎厘,《广东番话》“拜林”
	由	from	乎林
	迅速	prompt	铺林地
《英语集全》(唐廷枢, 同治元年刻本)	卖	sell	賒厘,《广东番话》“賒林”
	白矾	alum	桎林
	鼓	drum	地林
《红毛番话》(光绪年间以文堂藏版, 19世纪末)	叫	calling	加林
	卖	sale	些淋

将上述“士”“比”“林”对应的英文字母或音节排列在一起, 从左到右是s或sh、b或p, 以及rum、lum、rom、room、ell、lling。符合该顺序又和英语启蒙教育有关的词, 是spell或spelling。

(四)“花士卜”与“士比林卜”对应的英文词语

有学者指出,“花士卜”为what's book^①,“士比林卜”为spelling book。后者与这里的推测吻合, 但what's不好说是“花士”的对音。what在以文堂版《红毛番话》中的对音是“屈”;

^① 陆胤著:《国文的创生: 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第91页。

在唐廷枢的《英语集全》卷六中是“喝”，当其与is相连出现在句中时为“喝衣士”，如“乜野价钱呢？What is the price of this. 喝衣土地舖殓士阿乎地士”^①，粤方言中“花士”不能和what's对应。与“花士”接近的是吴方言。譬如，反映咸丰间宁波话的《英话注解》中，what的对音是“华的”“划脱”，如“尊姓大名？What is surname？划脱衣司首乃姆？”^②。但《英话注解》中，“卜”的对音极少，只有一个“蓝blue卜芦”，它所描摹的仅是b，吴方言不存在粤方言那样的-p、-t、-k入声韵尾，因此，它的“洋泾浜”英语中无法实现“卜”与book的严格对应，一般会补上以词尾辅音为声母的音节，如“元色black 勃勒克”“鸭duck 踏克”“湖丝silk 昔而蛤”。而“士”作为对音用字于《英话注解》中没有见到，与之功能接近、大量出现的是“司”字，如“皮skin 司根”“春spring 司不令”“太子prince 劈令司”“夫husband 耗司另脱”“东家master 埋司得”，偶因语音变化会换用“失、沙”字，如“虾米shrimp 失林婆”“分separate 失不来脱”“东菇mushroom 麦失隆”“鲍鱼saltfish 沙而脱非司”。

三、与《花士卜》《士比林卜》有关的19世纪以前的英文读物

上述对“花士卜”和“士比林卜”来源的探讨，仅是依据对音用字所作的语言学上的考察，欲证实其合理性还需要结合当时英文启蒙读物的出版和传播情形。

（一）英文读物中的first book

英、美等国很早就开始编写和出版语言学习的启蒙读物，包括alphabet book（字母书）、spelling book或speller（拼写书）、primer（初级读本）等类别，其名称表明了内容上的不同和侧重。在这些具体叫法外，它们有一个能概括整体特征的类名，即first book或ABC book，可以直译为“启蒙书”。譬如，以*The young child's a b c, or, first book*为名的就有多个版本，由Samuel Wood在1806年和1811年于New York、Sidney's Press在1807年于New Haven、Ezekiel Goodale在1809年、W. Duffy在1817年于Georgetown, D. C.分别出版。有些书的名字作了一些微小的调整，譬如，Samuel Avery在1811年于Boston出版了*The present: a first book for children*，Jacob Meyer在1812年于Philadelphia出版了*Primer, or The first book for children*，John Comly著、Kimber and Sharpless在1824年于Philadelphia出版的*Comly's primer, or, The first book for children*，H. & S. Raynor在1840年于New York出版的*Children's first primer, or A, B, C, book*。同时，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语言，都存在读写这一基本启蒙问题，所以，冠以first book的其他语言启蒙读物也很多见，譬如，John Eliot在1747年于Boston出版的*The Indian primer or The first book*，其主书名下另有小字*By which children may know truly to read the Indian language and milk for babies*，意思是该读本对学习印第安语的孩子来说就像牛奶对于婴儿一样有用。

“启蒙书”实际属于概括性更强的作为上位概念的类属称说，因此，first book书名之后往往需要附加副书名或者其他内容指向更具体的说明文字，譬如，William P. and Lemuel Blake在1802年于Boston出版的*The child's first book: being an easy introduction to spelling and reading*，即强调了这本书是读、写方面的“简单入门书”（easy introduction）。这样对内容进行具体限定的处理方式在后来相当常见。Goold Brown著，New York Sunday School Union Society在

^① 唐廷枢著：《英语集全》刻本，同治元年（1862）纬经堂板，第2页。

^② 冯泽夫等著：《英话注解》，咸丰庚申年（1860）守拙轩藏板，第79页。

1824年于New York出版的*The child's first book: for the use of schools*, 说明了适用机构是学校; Robert Porter在1824年于Wilmington出版的*The child's first book, or New Philadelphia primer*, 说明了适用地域是“新费城”; Brothers of the Christian Schools在1842年于Eugene Cumiskey出版的*The first book of reading lessons*, 点明了书的内容是关于阅读课的; Oliver Angell著, E. H. Butler and Company在1850年出版于Philadelphia的*The child's first book: containing easy lessons in spelling and reading*, 提示书的内容是关于拼写和阅读的; 至于Charles W. Sanders在1846年于Iverson and Phinney出版的*The school reader: first book*, 则指出该书为学校用的读本, 并特别强调著者是“拼写书、学校读本丛书作者, 唱诗班成员, 歌唱家”。

有些书名甚至将book也替换成了含特定语义指向的图书专名。譬如, Salem Town在1848年由Sanborn&Carter出版于Portland的*The child's first reader*, 以及G. F. Holmes在1870年由University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于New York的*Holmes' first reader*, 都用reader(读本)替换了book; M. B. Moore在1864年由Branson, Farrar & Co.出版于Raleigh的*The first dixie reader: to succeed the dixie primer*, 以reader(读本)替换了book。primer专指“初级读本”, 同样属于使用悠久的书名。譬如, Springfield在1786年出版的*A new primer, or Little boy and girls spelling book*, 该书有很长的使用提示, Being composed for the use of children, from three to ten years of age. to be used in schools, or families; Jacob Meyer在1812年出版于Philadelphia出版的*Primer; or, The first book for children*, primer和first book是同位(或复指)书名。19世纪初, 有些书名中用primer来代替first book。譬如, William E. Norman在1825年出版于Hudson的*The young child's primer, or First step to learning*; 而G. S. Hillard&L. J. Campbell在1864年由Eldredge and Brother出版于Philadelphia的*The primer or First reader*中, primer(初级读本)与first reader也属同义; G. S. Hillard著, 由Hickling, Swan and Brewer出版于Boston的*The first primary reader: with engravings from original designs*, 则用first primary reader替换了first book。为凸显读物的启蒙特色, 在书名外附加内容说明的传统仍被延续下来, 譬如, E. A. Sheldon在1872年由Scribner, Armstrong and Company出版于New York的*The first reader: adapted to the phonic, word and alphabet modes of teaching to read*, 专门说明该书“适合语音、单词和字母混合的阅读教学模式”。

(二) 英文读物中的spelling book

spelling(拼写)在英语语言学习中处于基础、前置性地位, 因此, spelling读本的编写出版很早就受到了重视。Daniel Fenning由G. H. Davidson于1767年, 在London出版了*The universal spelling book, or, A new and easy guide to the English language*。这种书在此后大量出现, 封面的显著位置都会以较大、加粗字体书写spelling book。除spelling book这样简单的名字外, 还有: (1) *The Pennsylvania spelling book*; (2) *Essay of a Delaware-Indian and English spelling-book*; (3) *New American spelling book*; (4) *New pronouncing spelling book*; (5) *The child's spelling book*; (6) *New pronouncing spelling book*; (7) *The new American spelling book*; (8) *The Philadelphia spelling book*; (9) *The United States spelling book*; (10) *The juvenile spelling-book*; (11) *A new spelling book*; (12) *A standard spelling book*; (13) *A syllabical spelling book*; (14) *The western spelling book*; (15) *Primary spelling book*; (16) *The pronouncing spelling book*; (17) *The practical spelling book*; (18) *First spelling book for children*; (19) *The confederate spelling book*;

(20) *A comprehensive spelling-book to accompany Hillard's series of reading books* ; (21) *The Dixie speller. To follow the First Dixie reader*。说法很多,不一而足。

由于 spelling(拼写)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它当然可以独立编写成 spelling book,同时 spelling(拼写)又是 first book(启蒙书)或 primer(初级读本)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spelling 往往会在以 first book、primer、first reader 等为名的书的附加文字(包括副书名)中提到。譬如,(1) *The national primer; or, Primary spelling book* ; (2) *Primer; or, First steps in spelling and reading* ; (3) *The United States primer; or, First spelling book for children* ; (4) *Osgood's progressive first reader: embracing progressive lessons in reading and spelling* ; (5) *The standard first reader, for beginners; Containing the alphabet, and primary lessons in pronouncing, spelling, and reading* ; (6) *The child's first book: containing easy lessons in spelling and reading* ; (7) *The school reader. First book: containing easy progressive lessons in reading and spelling* ; (8) *The child's first book; being an easy introduction to spelling and reading*。

启蒙内容除 spelling(拼写)外,还有 reading(阅读)、word(词语)、pronouncing(发音)、alphabet(字母)、grammar(语法)等内容,为了获得拼写、认记、阅读等的整体学习效果,它们也常常会在一部书的书名或者附加说明文字中同时出现。譬如,(1) *A new spelling book, compiled with a view to render the arts of spelling and reading easy and pleasant to children* ; (2) *The practical spelling book, with reading lessons* ; (3) *The confederate spelling book, with reading lessons for the young, adapted to the use of schools, or, For private instruction* ; (4) *The sentence and word book: a guide to writing, spelling, and composition by the word and sentence methods* ; (5) *Comly's spelling and reading book* ; (6) *The child's guide, to spelling and reading, or, An attempt to facilitate the progress of small children when first sent to school* ; (7) *An introduction to spelling and reading, in two volumes. Be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parts of a Columbian exercise. The whole comprising an easy and systematical method of teaching and of learn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 (8) *The little one's ladder; or, First steps in spelling and reading: designed for the use of families and schools. embellished with numerous engravings* ; (9) *Tom Thumb's alphabet, or, Reading made easy*。

四、梁启超幼学教育思想底色管窥

(一) 梁启超对《花士卜》《士比林卜》的误解

回到梁启超和其同门、同乡的教育现场,跨越整个19世纪的西方人英文 spelling book(拼写书)和 first book(启蒙书)的编写与出版,为其国际传播包括向中国的输出奠定了文本基础。不少中国图书馆馆藏的晚清教科书中,英文 spelling book 和 first book 为数可观,显示了它们当年进入中国时的版本提供情况。这两类书除在“沿江、沿海各省,其标名中西学馆、英文书塾”中教授以外,官办洋务学堂和外国传教士所办学堂中也有使用,据 Adrian A. Bennett 著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载,林乐知于1864年在上海同文馆任英文教习时,学生在该年8月已经学完 Webster 的 *Spelling Book* 了。^①这里

^① Adrian A. Bennett.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3, pp.26-27.

的Webster是Noah Webster, 书的正式名称应是*American Spelling Book*(美国拼写书), 这表明省略了的*Spelling Book*说法在当时日常应用中更普遍。*American Spelling Book*历经多次修订再版, 一开始以*A Grammatical Institute of English, Part I*为名, 1787年改成*American spelling book*, 后来又加上了*Revised impression (or copy)*的限定。我们所见国内收藏的1789年版本则是*The American spelling book: containing an easy standard of pronunciation, being the first part of a grammatical institut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如果当年上海同文馆的学生用的是这个版本, 那就不只是练习发音了, 其中含有较长文本的*reading*(阅读)和*grammar*(语法)内容。只是与梁启超和其同门、同乡口中的二书相比, 还不太清楚上海的中国人如何称说它们而已。

first book与spelling book都是幼儿学习语言的启蒙之书, 为适合幼儿的心理特点, 激发其学习兴趣, 其中一部分读本的文句简短易懂, 配上了生动形象的插画, 安排了基本的拼写和词语读记内容。譬如, Sidney's Press 1807年出版于New Haven的*The young child's A B C, or, First book*, John Comly由Kimber and Sharpless在1824年出版于Philadelphia的*A new spelling book*, 以及N. Webster由M' Elrath and Bangs在1831年出版于New York的*The elementary primer, or, First lesson for children: 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lementary spelling book*。不过考虑到读者语言背景、学习基础、教育目的的差异, first book和spelling book并不都是像梁启超说的那样“既缀以说, 复系以图”, 有不少读本没有插图, 且句子复杂、篇幅较长, 文本内容在理解上也很有难度。譬如, William P. and Lemuel Blake在1802年于Boston出版的*The child's first book*, 以及N. Guilford由N. and G. Guilford在1831年出版于Cincinnati的*The western spelling book*。前者标榜*being an easy introduction to spelling and reading*, 后者宣称*being an improvement of the American spelling book, by Noah Webster. Designed for the use of common schools*, 除了大量集中的拼读内容和文本之外, 所安排的为数极少的插图, 已经和“一词一物一句一图”的启蒙读物相去很远了。

(二)《花士卜》《士比林卜》译名反映的梁启超“中本西用”思想底色

梁启超是在《论幼学》中论述中国人识字方法时提到《花士卜》《士比林卜》的。中国人“初学书也, 仅令识其字, 不令知其义, 及少进而再以义授之, 故其始也难记, 而其后也益繁”^①, 他认为: 应该像王筠的《文字蒙求》那样, “必先学独体而后合体”; 参照魏源《蒙雅》, “用其实字、活字等篇, 其虚字则先识其字, 至教文法时, 乃详其用”。梁启超提出的这些教学主张, 实际上是“对康有为幼学思想的阐述和发挥”^②, 它们不过是康有为幼学理论与实践的翻版。康有为《论幼学》中提到的识字教材《幼雅》, 即言“造之成句, 以便诵读; 画之成图, 取易审谛; 注古今之异, 使知迁革。皆取实物, 举目可识, 凑耳易了”。^③不过这种识字方法在中国早已有之, 明洪武辛亥秋金陵王氏勤有书堂曾新刊《魁本对相四言杂字》, 就是左图右字、对应识记。但梁启超依然申说“西人之教学童也, 先实字, 次虚字, 次活字, 今亦宜用其意”^④, 并引入“然彼中人人识字, 实赖此矣”的二书例证, 是想凸显这是来自西人蒙学识字教育的经验背景, 且西方与华夏的蒙学识字教育经验具有共同、共通的属性。

①④ 梁启超:《变法通议》,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 典藏版 全40册》第一册, 中华书局2015年版, 第51、51页。

② 夏晓虹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6页。

③ 康有为:《论幼学》, 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 中华书局1988年版, 第137页。

学界多人认为,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然而茅海建等人已经指出,二人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不那么西化”^①,其“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是中学”^②。梁启超曾言,“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③,强调中学与西学的主、辅关系,且二者必须结合。当时不懂外语、未曾出国的梁启超,对于西人幼学不太可能进行深入研究。其西学知识大致来源于江南制造局、同文馆或传教士所译的西书及《万国公报》一类刊物,且往往以中国传统思想、习惯去理解西学知识。教育主张作为其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在专门领域的投射,虽然不能说梁启超对《花土卜》《士比林卜》等幼学西书,“有着众多的误读与曲解”^④,但他认为二书只是简单的识字课本,则表明他对这类书整体上的真实情况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梁启超所谓的合于西人经验、具有中文传统的这类识字教科书,在此后的清末及至民初并不多见,而引领风潮的则是综合了识字、写字、词语、阅读、语法等内容的更贴近西学first book、spelling book的启蒙之书。只不过,这类书编写时所参考的范本,更多的是日本的“读本”教科书^⑤,而它们从根源上则是来自对first book、spelling book的全面模仿罢了。

(责任编辑:李 洁)

Study on the Western Books *Huashibu* and *Shibilinbu* for Childhood Education in Liang Qichao's *A General Discourse on the Necessity of Reform*

Li Yunlong

Abstract: In 1896, Liang Qichao published *A General Discourse on the Necessity of Reform* in which the section titled *On Childhood Education* mentioned two western books for childhood education, namely *Huashibu* and *Shibilinbu*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not conducted specialized research on these book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se books appeared in schools in coastal areas such as Guangdong. The transliteration of their titles reveals that they are English enlightenment readers referring to first book and spelling book, which often integrate recognizing characters, spelling, words, reading, writing and grammar. Liang lacked systematic and in-depth research on western childhood education, so he mistakenly thought that they were textbooks for recognizing characters, which reflected his academic thought of “using Chinese book in a western manner” in textbook research and promotion.

Key words: Liang Qichao; childhood education; *Huashibu*; *Shibilinbu*; textbook

①②④ 茅海建著:《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396、456、456页。

③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 典藏版 全40册》第一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9页。

⑤ 陆胤著:《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12页。